新石頭記/第38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新石頭記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八回　奇器發明偏談仁術　壯游已遍擬訪文明

下一回▶

原來這尊炮，是東方法和多藝士、華自立三個人萃精會神，費盡腦力，研究出一尊神奇電炮。除了各種發電機輪係用鋼鐵金類做的，那一個炮身，卻非金非石，用極純淨玻璃做成。你想，他們沒有見過的人，怎麼不要大驚小怪呢？

且說這尊炮做成之後，他三位博士便聯名寫了一封信，送與陸軍都督西門管。信內述明用法，且說明這等炮非但無煙無聲，並且無炮彈。那及遠的力量，只要沒有阻擋，地平線上都可以打到的。派了一名工師送炮來，順便賫了信來投遞，就叫那工師當場裝配試驗。知道這三天之內陸軍大操，因此趕著今天送到。子掌接了官，自是歡喜，忙叫裝配起來。一面傳令車隊，先駛回大營；一面傳令在操場盡處；豎立一枝高竿，兩旁插了迴避旗。那看操的人，見了旗，自然都走開了。當下裝配完備，子掌又傳令縛一個豬來，用繩扯足掛在高竿頭上，子掌親自下座觀看試炮。只見那工師看准了準線，炮口對著那豬，用手拿著那機器上的把兒，搖了一轉，卻是無聲無臭的，既無所聞，又無所見。工師叫人把掛的豬放下時，早已著電死了。看的眾人一齊愕然。內中也有幾個不大信的，以為這豬是被綁死的罷了，那裡有變把戲般，便可以弄死他的？子掌心中也有點詫異，又叫縛一個牛來，也拉到竿上，叫工師再打。工師取了準線，那個牛被弔在上面，在那裡一面嘶吼，一面掙扎。這邊工師把機器一搖，登時立刻就僵了。同看的人這纔信服了，拍掌之聲，雷動起來。工師又在箱裡取出一枝棍來，說道：「這是避電棍。」子掌接棍

在手看時，就同古人用的槍一般，是木頭做成的，外面蒙了一層軟瓷，棍頭上裝了一根一尺來長的鐵條，共約有一丈來長，便問怎麼用法。工師叫再取一個牛來，先把言棍橫縛在牛身上，然後縛了四蹄，叫人把牛豎弔在高竿上面，對子掌道：「這便任打，打那牛不著了。」子掌不信，親自取了準線，搖動機器，果然打不著，便命放下。工師道：「這根棍尖的鐵，是吸鐵做的，這種電氣放出去，跟著他的吸力走，那準線便斜了，電都被吸去了。這是防備別國人倣了這個炮的法子去，便好做這個來避他。」子掌道：「這個炮到底能打多遠，考察過麼？」工師道：「也曾算過，卻算不出來，只怕是無遠弗屆的。」說罷，把轉盤搖動，將炮口提起，取了六十度的斜線，再搖動電機。大眾抬頭注目，往上觀看，忽見空中起了一道火光，猶如閃電一般，工師道：「這是電氣射到空氣之外，所以發出火光。」華先生說：「春夏天的閃電，也是電氣在真空界上發火。」說罷，又搖了幾搖，只見空中電光閃爍，猶如萬道金蛇。子掌大喜，便率領眾官，帶著工師，到大營裡，給了回信，工師自去。

高于天也同老少年、寶玉回寓。此時，三人都不曾知道那炮的妙用，只有互相猜議。直到晚上，交了子初，子掌回寓，三人迎著，爭先問訊，子掌便把炮的功用，詳細說了。三人莫不嘖嘖稱奇。寶玉道：「這個那裡是炮，簡直是一個射電筒。」子掌道：「這東西好便好，只是未免太不仁了。陸戰還好，若是水戰，那戰船無非鋼鐵之類，都是傳電之物，一經打著了，滿船發電，不知船上的人是什麼情形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到了開戰時候，還要講仁心、仁術，那就難了。」子掌道：「不然，雖然兩國失和，便是仇敵，然而總是人類對人類。若只管貪功取勝，恣意殺戮。在臨陣時，自然便忘了同類相殘的，忍心暴動。試問一作局外人想，眼見得因一時之氣，傷殘同類，豈不是不仁之甚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一定要施行仁術呢！是我們這位東方德先生新發明的。然而未曾發明之先，也應該要堂堂正正的見仗。縱使有殺戮，也是堂堂正堂殺的。近來那些殘忍之國，用盡了那種刻毒心思，做成了一重氯氣炮，把氯氣藏在炮彈裡，一彈放出來，炸開來不知要死多少人。可笑他做成之後，又裝出那假惺惺的面目，說是禁用的，等到見仗時，他不能取勝，又拿來用了，偏又有多少解說，什麼權時用一次罷了。做了這種殘忍之事，他還要說文明呢！」寶玉道：「新發明的仁術是什麼東西呢？」子掌道：「就是那天未曾說完的那一種蒙汗藥水，我今天纔試演了。灑了一點到大營裡，果然眾兵一齊蒙住了。醫生跟著下去，用瞭解藥方纔甦醒。將來行軍，單用這一品，就可以把敵人全數生擒活捉過來，不傷一命，豈不是個仁術麼？然而這東西極難用，必要測得准風力，才能施用。自然，沒有風的時候，可以醍醐灌頂的澆下去。遇了有風時候，必要在上風頭灑落。然而風有大小，飛車升的有高低，路的相去有遠近，必要把風力設法測得准了，方纔妥當。我此刻在五十尺以上，測算起來，還有點把握，再高就測不準了。」寶玉歎道：「不料

科孛發明，有如此神用，簡直可以不加一矢，以定天下的了。」子掌道：「其實我們政要發下個號令來吞並各國，不是我說句大話，不消幾時，都可以平定了。政府也未嘗無此意，只有東方文明老先生不肯。他當了五十年政權，去年告退隱林下。他生平的大願，是組織成一個真文明國，專和那假文明國反對，等他們看了自愧，跟著我們孛那真文明，那就可以不動刀兵，教成一個文明世界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位老先生願以身為世界師，真了不得。怎得見他一面便好。」老少年道：「你要見容易。他為人和靄非常，最喜歡見客，談鋒又好。此刻操也看完了，明日我們便去看他。」子掌道：「你二位盤桓幾天去。頭兩天我公事忙，不曾好好的談得。此刻我公事完了，連奏報大操的摺子、申報政府的文書都發了。我何必那麼忙呢？不過為的辦妥了，我們可以痛快談兩天，你們又何苦急急要走呢？今天我要早點歇歇，明日再談罷。」說著辭了要進去，忽然又站住，在衣袋裡取出一樣東西，放在桌子上道：「你幾位試猜猜，是個什麼？」放下便進去了。

三人齊來看時，卻是用線紮著一小束乾草，那草同木賊草差不多，不過木賊草是空心的，他是實心的，看了都不懂得是什麼，便不做理會，各去安歇了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，寶玉要行，子掌苦苦留住。是日，只到營裡料理了幾件日行公事，便回寓和老少年、寶玉談天，無非是談些韜鈐方略。傍晚時候，那賫奏使者已經回來了，帶回上諭一通，因為子掌又督練了飛車隊，加了個飛將軍的名號，老少年道：「這飛將軍的頭銜，是特創的。」子掌道：「我雖然督練好了，卻不便兼充這個，明日還是辭了，請政府另派一個都督才對。」寶玉道：「只一天一夜工夫，就回來了。有了這種飛車，連縮地法都用不著了。」子掌道：「這個算什麼！我們昨天操飛車隊，你們知道那裡走了一趟？」高於天道：「來回約莫三個時辰，這一去是個半時辰的工夫，走得到那裡！」子掌道：「我昨夜留下的那束草呢？」高於天在抽屜裡取了出來道：「正是，我們都不懂是什麼呢。」子掌道：「我恐怕你們不信，所以取了這個來做個憑據。這是阿剌伯人擦牙的草。」寶玉伸出舌頭來道：「昨天到了阿剌伯了？」子掌道：「算定正西去，是要到土耳其的。半路上偶然偏了一偏南，便跑到阿剌伯去。我把車落下，恰好一班土人在那裡賣這個，見我從空而下，都當我是天神，一齊羅拜。我想拿點信據回來，給了他們兩罐軍中糧食，拿了他一紮草。」寶玉道：「從空而下的，也無怪他們驚為天神。」子掌道：「野蠻未開，他的人遇了不曾經見的，總是天神。從前西班牙伐墨西哥的時候，只用了十來匹馬隊，那墨西哥向來不出馬的，那些土人見了，不知他是人騎馬，只當他是生成的半人半畜，就驚為天神。及至聞他們放炮，又以為是天神驅使雷部。這纔可笑呢！」說罷，便叫人去請了大營書記來，叫他起折稿，辭飛將軍之職，另簡飛車隊都督，寶玉等留了兩天，便辭了子掌而去。

寶玉聞得南部信字區，是互市場，便央老少年同到那邊去遊覽，老少年應允了。同坐飛車，逕向南去。那車正飛駛時，老少年忽叫停下。司機人依言，慢慢降了下去，在一片空場住。寶玉在車上一望，只見黃雲遍地，正是麥熟。老少年道：「前兩天你說要看野景，所以下來看看。這裡正是慈字區，南部樹藝最盛的地方。」寶玉放眼四望，極目無際的全是麥田，問道：「麥子四月已經收了，此刻何以又有麥？」老少年道：「敝境地質改良了，無論稻麥，都是一季一熟，一年四熟。」看了一回方把車升起，離地約二十來尺，緩緩飛駛，經過好些樹林。寶玉留心看時，也有各種果木，也有桑樹，也有柳林，也有橡林。因問道：「桑林自然是養蠶了，橡樹或者取膠，那柳樹種來作什麼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也是養蠶的。」寶玉訝道：「蠶還吃柳、橡麼？」老少年道：「柳有柳蠶，橡有橡蠶，世人不知，都叫他做野蠶。喜事的人拿了野繭來繅絲，繅出來粗的了不得，就說他沒用。不知他自生自長，在樹上沒有人去整理，結繭的時候，只附在樹葉上結，自然粗了。我們設法取了種，也和養桑蠶一般養起來，還不是一樣麼？不過絲光差點罷了。世人都棄了這一種大利，真是可惜。」寶玉道：「橡蠶我不知道。柳蠶成了蛾之後，不是狠大的翅膀，會飛的麼？」老少年道：「世人不肯養柳蠶，只怕也是為的這個，恐怕蛾飛跑了，留不下種。不知養柳蠶要設一個蛾房，四壁糊上紙，蠶繭就放在房裡。他破繭而出，也飛不到房外去，下種就都下在紙上了。」一面說話，一面也看的夠了，便叫把車升高，開了快車，直駛到信字區落下。

這個互市場的總理是東方英，所有一切進出口的貨物，都要到他那裡註冊。他逐年比較盈虧，手底下用了百員考察員，分派到各國去考察各處的人情嗜好，隨時報告。東方英得了報告，便分告各家工廠。因此公事十分忙碌，除了休息日，不肯會客。老少年、寶玉不便去訪他，只在六街三市上遊玩。真是琛賾梯航，萬商雲集。市上一間商品陳列所，二人進去看時。當中陳設的是本境土造物，兩旁的是洋貨。寶玉逐一看去，說也奇怪，他當日在上海時，到了洋貨店裡，便覺得光怪陸離，如入山陰道上，目不暇給。到了這裡，見那土造的東西，沒有一件不是清靜雅潔的。看了那光怪陸離的洋貨，倒覺得俗不可耐了。看了一番，仍到街上逛了兩遍，便到隧車行裡，僱了隧車，要去訪東方文明。

不知訪了東方文明又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